

879,574  
5214(4)

托爾斯泰原著

戰爭與和平

郭沫若譯

*Tolstoy L.*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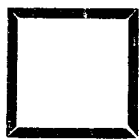
藝書局出版

1982



1931, 8, 5, 出版

1932, 10, 10, 三版



版權所有

第一分冊

每冊實價一元四角

上海文藝書局印行

四馬路中市五四九號



L. N. TOLSTOI

2w762/13



She looked straight into his handsome face.  
Original drawing by E. H. Garrett.

## 第一編

### 1.

“唉，好的，我的公爵，日內瓦與路加都成爲了波拿伯\*底領地一樣了！所以，我現在預先要來申明，假如你現在還要說不會有甚麼戰爭，或者是要辯護那位反基督教的叛徒——唉，我相信那人一定是一位反基督教的叛徒啦！——你要辯護他那種種可惡的可怕的行爲——我是要和你絕交的。我不再承認你是我的朋友——你也就不再像你時常愛對我說的，我的“忠實的奴僕”了！……不過呢你來得真好，來得真好！我怕我把你驚駭了呢；你請坐，你請和我閑談罷！”

安娜·報樂娛娜·先勒是皇太后瑪利亞·費月多

\* B n parte: 拿破崙之族民。

安娜底有名的女官，膺受着寵眷的，1805年六月，她對着一位高貴的顯官，走來參加她的晚集的第一人，瓦西黎·辜拉庚，這樣說。安娜好幾天以來便在喀嗽。她得的病是所謂“般芙輪沙”\*——這是一種新的病名，不久才流行起來的。所以在那天清早由一位盛裝的僕人所派送出的她的招待狀，一律地是用法文寫着：

“假如尊處別無貴幹，肯枉顧略抱採薪之賤妾同作一夕清談；希於七時至九時之間光臨，不勝榮幸之至。

安娜·先勒。”

“哦，好厲害的攻擊啦！”走進來的公爵受着這樣的接待絲毫也不惶恐地回答着，他穿的是有刺繡的宮廷禮服，長襪小鞋，帶着許多的徽章。在平滑的面孔上表現着爽快的精神。他用的是法國話，那在先年我們的祖先不僅用來會話，而且是用來思索的一種國語，他用着優婉宜人的音調，在上流社會和宮廷中有經驗有地位的人所特有的音調，說了出來。他走近安娜身前，把他香郁郁的突出的脫了髮的前頭弓出去，在女主人的手上親了一吻，悠然自得地向沙發上坐下，他用着同樣的腔調，沒帶着絲毫嘲笑底痕跡，繼續着說：

\*influenza：流行性傷風，俗稱“西班牙風”。

“我第一件要請問你呢，我尊貴的女朋友，你的病體究竟怎樣。希望能夠使你的朋友安心！”

“那裏會好得起來呢……一個人在精神上還要受着這樣的苦悶啦？像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只要還有點人的感情，誰個能夠安靜呢？”安娜回答着。“但我希望你今晚上要直陪我到散會的時候才好啦！”

“但那英國大使底慶祝會怎麼辦呢？今天是禮拜三……我回頭是不能不去出席的！我的女兒會來招呼我去。”

“我滿以為那宴會是延了期的啦。唉，我向你明說罷，一切甚麼慶祝甚麼煙火，我都討厭了。”

“假如早是料到你，是那樣希望着，那慶祝一定是延了期的啦。”公爵底語調照常是像一架上了發條的鐘錶一樣，沒有絲毫顧慮到別人相不相信他所說的話。

“呵，別用介意我罷！”安娜抗拒地叫出，又接着說道：“那諾佛季琺\*底急報，究竟是怎麼決定了的呢？一切的詳情你是精楚的！”

“我向你怎麼說的好呢，”公爵用着平淡的沒精神的音調回答着。“你問是怎樣決定的嗎？人家所決定了

\* Nowossilow (1761—1836)，有名有名的政治家。

是，因為波拿伯已經破釜沉舟，所以我們，我想，也應該要沉舟破釜。”

這些話，瓦西黎公爵說得睡沉沉地，就像一位演着熟套戲的戲子一樣，而安娜則儘管已到四十的年齡，始終是極活潑極有精彩。熱情家的性格在她成了第二的天性，不怕她有時本不高興，因為要想不辜負知道她是熱情家的人底期待，她不免也要勉強撐持起來。時常有一種巧笑浮在她的臉上，實在和她那中年人的相貌不相配趁。那剛好就和慣嬌了的孩子一樣，表示着是時常覺察到自己的“短處”，但那短處她也和小孩子一樣是不想改，也是不能改。

今天在這談着政治的途中，她也突然地熱中了起來說道：

“喂，請你沒向我談到奧大利罷！”，她叫着。“別人或者會說我是沒有理解，但是我要說奧大利在前沒想打仗。在現在也是一樣。大家都騙了我們，只剩下俄國來打救歐洲了！我們的主子把自己的崇高的使命認得清楚，他要忠實於他的使命的。只有這一點我是相信。世界上最有榮譽的任務是派定在我們的高貴的叡聖的皇帝陛下份上。他是太神武太仁慈，所以上帝總不放手



他，所以凡是落到自己的使命，他總要完成：他要來屠殺這條革命底九頭蛇，這在目前體現在殺人放火的一些亂黨中加倍地在猖獗着。我們此外還能夠希望誰呢？那商人根性的英吉利，對於我們亞力山得皇帝陛下底整個的偉大精神是不想了解，也是不能了解的。它拒絕了，不肯撤退馬爾塔島上的駐兵，它對於我們的行動是隱隱地懷抱着一段後慮。那英國人對諾佛季登說了些甚麼話呢？——甚麼也沒有！他們對於我皇帝陛下獻身的精神，這絲毫不是爲的自己，而是爲的救濟全世界的，完全不曾了解，也不能了解。他們到底約束了甚麼呢？——甚麼也沒有！而且就是往日約束過的，他們也不肯遵守！普魯士呢？哼，那已經宣言着，波拿伯是不可抵抗的，就是全歐洲也不能夠奈何他。加之，像哈登堡\* 和浩格威遲\*\* 那些人所說的話，我一句也不能相信，那甚麼有名的‘普魯士的中立’，那不外是一個圈套啦！我只有相信着上帝，相信着我尊嚴的皇帝陛下底崇高的使命。要救濟歐羅巴，就只有他一個人。”……她突然地把話頭中止了，對於自己所陷入的激情，在微笑

\* Hardenberg (1750—1822), 普魯士政治家，公爵。

\*\* Haugwitz (1752—1832), 普魯士政治家，伯爵。

之中不免隱隱地自嘲。

“我覺得呢”，公爵微笑着說：“假如我們是把你送到柏林去代替了我們那位親愛的文清格羅<sup>\*</sup>，你的舌上生花一定會把普魯士皇帝底協意得到了手的啦。——不過我可以喝杯茶麼？”

“立刻就有的：立刻就有的……好在呢”，安娜又穩重地敘說，“今晚我這兒有兩位極有趣的人要來：一位是摩特瑪子爵，由樂翰家與孟摩郎家連着婚姻是法國最有名的舊家之一；那要算是真正的一位亡命客，本質的呢……再有一位是摩里沃僧正。你認識這位深遠的思想家嗎？就是皇帝陛下都接見過他的呢。你可知道這件事體”

“呵！那真再好也沒有啦”，公爵說着。“老實我倒要你告訴我一件事情”，他接着敘說，就好像剛好想到而隨便提說的一樣，而且說得很嫵婉，其實這個問題正是他來訪問的主要目的：“聽說皇太后要任命豐克男爵為駐割維也納的一等書記，可是真確的嗎？這位男爵，據外表上看來倒好像不是怎樣高明的一位脚色啦，瓦亞黎公爵是打算把自己的兒子安置在這個位置上的。

\* Winzinger, r.de 1770—1815), 俄國將軍, 男爵。

安娜把自己的眼睛緊緊閉着了，這所表示的是皇太后所喜悅或遂心的事情，不是她也不是任何別人所敢於評判的。

“豐克男爵是由皇姊推薦給皇太后陛下的呢”，她回頭在沒精彩的聲調中回答出，同時她的面孔上在她提到皇太后底稱號上來是表示着一種潛沉的，帶着幾分畏敬的誠服與尊崇之懇切的表情，這種情緒總是要來襲着她的，只要她提到了她的崇高的寵眷者上來。

公爵沉默着了，但是安娜發皇了起來，找到了有趣的話頭，優婉地談着安慰她的客人：

“好說呢——你的貴家族……你知不知道呢？你的千金自從出現到社交上來，大家都絕口稱讚她，說他和太陽一樣美麗呢。”

瓦西黎公爵點頭表示着謝意。

“我時常在這樣想呢”安娜默了一會又接着說，柔和地微笑着把身子更向公爵接近了一些，就好像是說不再談政治上的國家大事了，要來敘敘些親密的友情話——“是的，我是時常在想，人生和幸福真是分配得不很公平。你是怎樣修積來的，竟得到那樣一對好的兒女，昂訥多爾是要除外的，你那位頂小的少君，我不

喜歡呢”——她認真地把額頭蹙着——“是的，真好一對兒女！但你總把他們看得很低，你實在沒有做父親的資格啦。”

“唉，你要我怎麼呢？拉法持爾\* 會說，我是沒有稟受絲毫的父相啦”，公爵回答着。

“呵，你沒開頑笑罷！我是要和你講正經話的。你要曉得，我委實不高興你的那位少公子呢。我們大家談談私話罷”。說着她的臉上又帶着一層沉潛的感情。“皇太后陛下也曾經論到他呢，大舅都在同情你。”

公爵沒有回答，不怕她默默地望着他，有意地在期待着一個回答，但他嚴重起來了。

“你到底要叫我怎樣呢？”他到頭開起口來。“你是曉得的，在兒女底教育上我是盡了做父親的能事，而結果兩個兒子都成了蠢材。喜坡里特頂多還是一個無所謂的蠢子，昂訥多爾簡直是一個喪心病狂。不同的就只這一點”。他把話頭斷了，笑得平常更不自然，更要勉強！在他的唇周形成着鮮明的綹皺，在他的臉上表示出一種意外地粗糙的不愉快的神情。

\* Laater (1741—1801)，瑞士文學家，嗜談骨相學，有寵於瑪利

亞皇太后。

“像你這樣的人，爲甚麼會有兒女送來的呢？假如你沒有兒女，那我一定不會責備你的”，安娜說着，有所思索地把眼睛舉起了來。

“你知道的，我是你忠實的奴僕；我對於你沒有甚麼隱瞞：我的兒女實在是我一生底障礙。那是我的十字架呢。是的，的確是那樣。你究竟要叫我怎樣呢！”要表示出對於歹運無法可施之處，他突然地住了口。

但是安娜是沉思着坐在那兒。

“你從不會想念到，把你那位浪子昂納多爾，早早完婚嗎？世間上說”，安娜說着，“老處女總是愛做媒人。我自己倒還沒有覺着這種弱點；不過我心中倒有一個可人兒，她很不幸地是失掉了母親，只和父親一道生活着，是我們的一位親眷呢，就是波爾孔斯奇公爵底小姐。”

瓦西黎公爵沒有回答，不過他是長於世故的人所特有的那種神速的明敏把頭動了一下，表示他容許加以考慮。

“是的，你是知道的，昂納多爾一年是要費我四萬盧布的”，他說着，故意地表示着無法抑制自己的愁懷一樣。“假使這樣下去，再隔得五年，你看會成爲怎樣

呢？……你要曉得做父母的好處就是這樣啦？——那位女公主是有錢的嗎？”

“有的，有的很多，不過她的父親是一位吝嗇家。他始終總是住在鄉下。你是曉得的，那是那位有名的波爾孔斯奇，在先帝陛下在位的期中便退了職，四鄉是稱他爲‘普魯士皇帝’的。並且他還是一位很有教養的人，不過脾氣有點怪而且頑固。那可憐的小姐，他的女公子，是很不幸的。她還有一位哥哥。那是不久才和麗莎·邁倫結了婚的，在當着辜屠索夫將軍\* 底副官。他今晚是要到我這兒來的。

“你聽我說罷，親愛的安奶娣！”瓦西黎公爵突然地叫出；他把安娜底手捉着，緊緊握着她，掙向他自己身邊來。“費心把這段姻緣玉成罷，我永遠是你的最忠實的奴僕呢！——那女公子既是名門，又有家資啦！那件件都合乎我的要求。”他用着他所擅長的那種自由的親昵的而且是優美的舉動，又把他女友底手捉着，在手上接了一吻，沉沒在檢發背靠上，在這時他把那被接吻過的手輕輕搖着，把眼睛避在一邊。

“你沒着急罷！”安娜說着，回想了一會——“今晚

\* Kutusow (1745—1831)，俄國有名的元帥。

我就可以告訴麗莎，那少波爾孔斯奇夫人——或者會成功的。說不定我這老處子底紅葉手腕，會第一次在你尊府上收到效果啦。”

## 2.

安娜底客堂漸漸雲集起來了。那顯示出比得堡底社交界，人是有各種各樣的年齡和性格，但他們同住了一個社會中，是佔着同等的位置的。瓦西黎公爵底女公子，美麗的鶴蓮，也來了，是要來帶她父親去赴英國大使底慶祝會的；她穿着華麗的夜會服，表示着她這一位女公子底高貴身分。波爾孔斯奇少公爵夫人也來了，她是有名的比得堡之名花，在去冬才結了婚，現在因為快要臨盆了，在大的宴會上雖然不便再去出席，但在“小的晚集”上也還在參加。瓦西黎公爵之子，喜坡里特公爵，偕着摩特瑪子爵同來，他介紹着他，摩里沃僧正和其它的許多人都到了。

“你怕還沒見見我的伯母罷，或者怕是完全不認識罷？”只要每一位客人走進來，安娜便對他這樣說，鄭重地把他引到一位矮小的老夫人面前，是從一間隣接的

房舍中龍鍾地走來的，她把來客底姓名向她報出，徐徐把客人底視線引向“我的伯母”之後，又才走開。

一切的客人向着這位對於誰也不認識，對於誰也沒趣味，對於誰也不關痛癢的“我的伯母”都不能不來寒暄一次，然後退開，退開時滿感覺着放下了一番難堪的擔子一樣，但都留心着沒抽身得太快。

波爾孔斯奇少公爵夫人在一個金線刺繡的天鵝絨的提包中是帶着了手工來的。她那有點薄薄的淡黑的微髭的嬌巧的上唇，比牙齒多少要短得一些，所以她的口總覺得是微微張着的一樣，就好像在唇齒底周圍在泛着宜人的微笑。凡是在嬌寵的女人身上總時常是這樣的，這種缺點，這上唇底淺短與口齒底半開，反是一種殊勝的在她是獨攬場的美點。大家看見這位在健康中活潑中呼吸着的，美貌的，年青的夫人，都很滿足。她雖是有身，但是舉動得十分輕快。無論老的少的，空想家和不平家，只要走來和她接談了幾句都爽快了起來，覺得和她髣髴了的一樣。凡是和她接談的人，每說一句話，看見她那愉悅的微笑，放着光輝的白嫩的牙齒，那差不多始終是露現着的，誰都以爲她在今晚上是特別的可愛。



巧小的少公爵夫人在座席周圍跟着她的蓮步走了一遭，便坐在梭發上，緊接着那盞銀製的沙摩瓦\*旁邊，愉快地整飭着自己的衣裳。

“我把我的活路隨身帶來了”，她向着一般人說出，把自己的活路囊子解開了來。

“請你留心罷，安奶娣呀，你別要取笑我”，她轉身向着女主人。“你寫給我的信，只說是小小的晚集，你看，我的穿着真是隨便呢”，她把兩肘張開，表示出她穿的是一件有華美的邊沿的灰色的衣裳，約略在胸下束着一條博帶。

“你安心罷，麗莎，你始終總是最窈窕的呢”，安娜回答着她。

“你是曉得的啦，我所丈夫要丟下了我呢”，她用着同樣的音調，對着一位將軍敘說，“他要想去就死呢”。回頭轉向瓦西黎公爵，又接着說：“你告訴我罷，大家爲甚麼總要鬧這可怕的戰爭呢？……”公爵想要回答，但在他尚未能開口之前，那美貌的女質問者已經又轉向了別一個人，更輕快地談說別種話頭去了。

“這位纖巧的公爵夫人真是一位傾城的佳麗啦”，

\* Samowa：俄國人所特有的一種大茶水壺。